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九十回 太夫人親勞將士 小書生喜對梅花

話說祝母對著祝筠、寶釵笑道：「今日給你們擺得勝宴，隨便辦一件喜事。緒哥兒兩個媳婦都被你們帶去，寶月二姑娘又在金陵服侍母親不能離開，柳太太無人侍奉。我看五福人很端莊，在我跟前服侍多年，小心謹慎。今將五福給緒哥兒作個偏房媳婦，也照咱們夢玉之例。柳太太早晚可以有人照應。趁今日成了親，也叫佩金兩姐妹放心前去打仗。」寶書、佩金一齊說道：「真是老太太恩典，無不體貼人情。咱們盡心出力，給二叔叔掙個封妻蔭子。」祝母笑道：「班師回來，寶姑娘同你這些姐妹都是我的傳家至寶。」秋琴道：「老太太出了主意，到底叫緒哥兒還是拜個花燭不拜？」祝母道：「我說過，照夢玉之例，就在富春閣拜花燭罷。派海珠們給五福收拾妝扮，咱們去看熱鬧，給柳太太道喜。」

眾人答應，各去辦事。五福聽了這信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想著：

「比柳緒還大著兩三歲，嫁這才貌郎君，實在夢想不到。老太太恩典，感激不盡。」柳太太母子們亦是感喜交集。眾人在富春閣看拜花燭，彼此道喜，送歸洞房。

祝母吩咐得勝宴外面擺設崇善堂，裡面擺在景福堂。祝母領著柏夫人們親自給兒子、孫女各敬三杯全勝喜酒。祝筠、寶釵磕頭跪飲，又給荊、朱兩姨娘及桂堂、珍珠、寶書、佩金、秋瑞、海珠、掌珠、九如、汝湘、紫簫、芳芸各敬一杯。眾人拜謝飲畢，祝母吩咐夢玉將男女家將各敬一杯，「今日務要極歡盡醉，內外演戲，通宵熱鬧。」一連三日，又是各位太太同著眾親公分，晝夜開筵演戲。

寶釵、珍珠們同探春各人交代一切事務。諸事完結，二十四日早上搬運行李，幸而各有專司，倒不很慌亂。江口搭了大台，總鎮大人帶領各營將弁等候祭江。祝筠、寶釵先往六如閣拈香，又到致遠堂祀祖已畢，在景福堂請老太太拜行。王夫人恐老太太們要出眼淚，趕忙說道：「今日出師大吉，諸事順利，二兄弟同寶姑娘竟請起馬，咱們在家等著吃班師喜酒。」柏夫人們都道：「姐姐說的不錯，就此請罷。」

祝筠、寶釵趁太太們吩咐過，趕著向上攏共攏兒行了三禮，也無可多說，帶著諸將至茶廳上馬。外面三聲大炮，官兵攏列隊伍，八十名家將分擁前後。桂堂、珍珠、寶書、佩金四人在前；接著祝筠、寶釵二馬相並，單著雙簷紅傘；後面海珠、掌珠、九如、芳芸、秋瑞、汝湘、紫簫、夢玉領著眾女領，一群人馬護擁而行。驚動滿城士庶軍民男女，扶老抱幼，擠街塞巷，無處非人。瞧見軍威整頓肅嚴，無不稱贊。剛到江口，連聲大炮，眾官兵擺列軍仗隊伍，姜總鎮迎請登台，見禮用茶。陰陽官稟報已是午時，請觀察總領拈香祭江。寶釵傳令開炮，掌得勝鼓樂。命先行官斬牲瀝血，觀察們在台上拈香酌酒。三軍搖旗吶喊，炮聲不絕。只見波濤洶湧，煙雲開合。

祭江已畢，傳令回營。此時，教場中大小營盤安紮的十分齊集。頭一座是先鋒營；後面左是薛寶書；右是賈珍珠；兩營中間稍後是總領大營；後面是觀察大營；再後是馮佩金督運大營，前後共六座大營帳。眾官兵帳房俱在兩旁，後面相連，安設八十名家將，分派六大營護衛。令茗煙、得祿在總領營作中軍官，二十四名女將輪班聽差。寶釵帶著海珠、掌珠、九如、芳芸、秋瑞、汝湘、紫簫、夢玉在一營同住。見這帳房做的妥當，裡面在宿房間裡層層俱有檔柵，外面點將廳、會客廳、辦事廳也俱用全體面。今諸女將在點將廳守護，不許擅離中軍，帶著家將守住營門，不奉將令不得擅放一人出入。珍珠、寶書輪班在營中前後巡綽，提鈴喝號。三百名官兵亦算了家將，分在六營歸隊，前後兵容甚為嚴緊。

姐妹幾個在後帳房相坐談心，夢玉道：「同姐姐到湖廣很熱鬧有趣，明日回來就同彩姑娘兩個，又過於冷淡。」汝湘道：

「真個倒忘了，他們回來男女內外都沒有派人。」寶釵道：

「你寫書給二孀子，派人明早送進營來，最為妥當。」汝湘答應，將書寫就。總領發令牌一面，差家將喜兒送至宅裡，交垂花門等著回信。內傳宣祭貴拿著令牌書子出去，交與中軍差遣不提。

夢玉道：「營中清靜，很可養病。當年三叔叔有這個地方，不見不聞，病都好的快些，又省了紫姐姐疼不拉的一刀子血。」

紫簫笑道：「那把刀子是我的功臣，不是當年那有今日。」

秋瑞道：「紫姑娘可謂有志者事竟成。世間鬚眉男子，有愧於紫簫者不知多少。」夢玉笑道：「我最想著那天拜堂，知道是紫、芳兩姐姐，再不知秋姐姐也在其內，這是那裡說起。」

汝湘見寶釵默默不言，心中會意，連忙說道：「昨晚上總領說，畢星見，當主風冷。今早上那幾陣霜風很覺著寒威刺骨。」

寶釵道：「度過嶺南，此時正是春三天氣，咱們路上橫豎要遇一兩遭兒大雪。」夢玉道：「去年咱們接梅花上香雪烹茶，覺著不多幾時，又快有梅花時候。」秋瑞道：「梅雪雖好，到底不如荷露。」

姐妹們正在說話，中軍繳進令牌、回書。趕忙拆開，上面寫著：「明日一早，老太太們親自到營犒軍。所派之人一並帶來，此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老太太花錢犒軍，實在要來瞧瞧咱們營帳。」隨傳令各營知道，明日一早披掛整齊，擺列旗仗、隊伍，伺候太夫人親自來營犒軍。

總領傳過號令，聽軍中已交三鼓，領著諸女將佩劍出帳，往前後查後營盤。見各官兵支更巡邏，十分嚴密。看過糧餉大營，遇見一對紅燈在前引導，馮佩金帶著軍器緩轡而來，瞧見總領趕忙下騎，站立道旁說道：「各營支更不敢偷懶。寶書、珍珠輪班巡綽，剛才過去。」寶釵命騎上牲口，說道：「今日初次安營，人俱精勇，只恐日久生懈，最所不宜。妹等務傳諭諸將始終如一。」說著，來到後營，見一土堆甚高。眾人下馬，相扶而上。滿地霜草離披，寒蟲唧唧，總領們來到堆上。殘月在天，疏星布野。寶釵同秋瑞仰觀天象。汝湘道：「彗星纏於奎罡，光芒閃閃，赤而有刺，賊人正在猖獗。」寶釵道：「牛女光射奎度，此即我等將星，其亮如月。惟正南上那個妖星，其色帶赤，忽暗忽明，放光不一。我們先去助逆之黨，其正賊不難一鼓而擒也。」

眾人正說的高興，見半空中一群微雁飛鳴而來。瞧見營中旌旗飄蕩，雁陣忽然驚散，急鳴亂飛，斷而復續，冉冉而去。

寶釵歎道：「軍中景色迥異家庭，塞上風情實非人境矣。」彼此感歎一回，歸帳歇息。

次日一早，各營飽餐伺候，不一會探馬來報，太夫人將至教場。總領傳令眾將各按隊伍，鼓吹迎接。只聽見連聲大炮，鼓樂執事進了教場，一連三乘大轎：第一是尚書祝太夫人；第二是榮國公賈太夫人；第三是尚書柏夫人。跟著幾乘四轎，是觀察金夫人、桂夫人、柳、鄭、梅、江這些太太同蟾蛛、芙蓉、友梅眾姐妹。祝母見桂堂全身披掛，領兵迎接後就站在營旁，讓轎子過去。又見珍珠、寶書站在左右營前迎接，眾姐妹瞧見點頭含笑而已。祝母們到中營下轎，寶釵在營門前迎接。祝母拉著說道：「軍容整肅，威武非凡。此去馬到成功，定獲全勝！」寶釵道：「全仗老太太洪福，迅速班師。」祝母同各位夫人、太太、奶奶走進帳房，先將帳房內外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我早知帳房有個玩意，昨日搬出來同你們住兩天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倒同在家一樣，也分個內外，房間很有個趣兒。」祝母道：

「珍姑娘們我剛才瞧見站在那兒，怎麼不來見面？」海珠、秋瑞道：「軍營不像在家，不奉令不敢擅自離營。就是二叔叔也是在本營迎接。」祝母道：「咱們坐會子再到二叔叔營裡去逛。橫豎今日我全要逛到。」王夫人吩咐將犒軍羊、酒及花紅銀每名三兩，一並交給寶釵。隨令中軍官分散各營，按名給領。又吩咐預備軟轎伺候。

祝母吃茶談笑一會，將隨派跟夢玉來去之芙蓉一人，帶陸進、劉貴、趙升、馮裕四對夫妻都交與寶釵，吩咐明白，隨同王夫人們坐上軟轎，到觀察大營來。祝筠在營門迎接，扶老太太到中軍帳請安，荊、朱兩姨娘磕頭請安。眾人相見已畢，祝母領著眾人周圍逛了一會，又逛到佩金營中。時已中午，祝筠在大營擺宴，請老太太聽軍中鼓樂。總領帶著諸將謝賞。祝母十分歡樂，飲至上燈

回宅。祝筠們跪送，各營兵將謝賞。一齊點起號燈，竟像火龍燈鳳，應接不暇。祝母坐在轎中，贊歎不已。

剛到家中，祝筠、寶釵親來請安謝勞，同著夢玉就此拜別。

祝母同太太們各人吩咐些說話，彼此答應回營。次日寅刻祭旗，炮聲不絕，各營拔寨起馬。總鎮各官同賈、祝兩府以及諸親百眷，盡在碼頭送行。只聽三聲大炮，軍令一下，不敢停留，按隊開行，浩浩蕩蕩望長江而去。

不言送行之人。且說頭一隊是先鋒座船，帶著兩號兵船；接著寶書座船，帶一號兵船；後是總領座船；後是珍珠座船，帶一號兵船；後是觀察座船；後面是佩金座船，帶兩號兵船，緊隨護衛，共六號座船，二十四號兵船。男女家將二百名，官兵三百名，連各家人小子、丫頭媳婦又不下百，共六百餘人。

正是初冬天氣，風冷霜寒，這寶釵座船上帶著海珠、掌珠、九如、芳芸、夢玉、秋瑞、汝湘、紫簫、芙蓉姐妹幾個朝夕敘談。紫簫道：「我們只知深居高閣，以為身在畫圖，誰知今日對著這江山雲樹，沙鳥風帆，才知往日竟是紅樓夢境，於今才是畫中。」秋瑞道：「此間正是孫、劉爭奪之所，孟德西望夏口，東望武昌。他那臥龍在隆中時以入畫中，老奸空自垂誕，致有赤壁之悔。」寶釵道：「赤壁之役，人知周郎之功。實不知周郎之功，全成於臥龍也。」

汝湘道：「咱們自入湘漢已將一月，連日雪意甚酣，江山風景，變態越奇。」九如指道：「霏霏屑屑，瑞雪已至。遠樹梢頭很像瓊枝玉樹。」寶釵歎道：「途中轉眼離家一月，不覺已到漢陽。前日差人前去知會，不知鬆大爺兒知道了沒有。」

掌珠道：「咱們又來一姐妹，荆釵十二俱已齊集。就是彩姑娘性情古怪，合不上來。」秋瑞道：「讓玉大爺同他在一堆兒，咱們別去惹他。任什麼也合得上來。」九如道：「大爺要做新郎，臉上帶著點兒風塵氣色，也得趕著收拾，別叫彩姑娘討嫌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玉大爺未做新郎，先要吃個大虛驚，非同小可，各人很要留心。」夢玉道：「這虛驚應在幾時？」秋瑞將手舉著道：「不出三日。」

姐妹正在說話，內傳宣回道：「鬆大爺坐著快船前來迎接，已上座船請見。」寶釵大喜，先命夢玉上前艙，弟兄相見；自家領著眾姐妹在官艙，請鬆大爺進來。夢玉陪著鬆壽來到官艙，寶釵見鬆壽麵如滿月，目若朗星，細眉高鼻，氣宇軒昂，與桂堂真是一對美貌英雄，心中十分歡喜。鬆壽見站著幾位美人，中間一位妝束不同，知是寶釵，忙上前說道：「久聞芳名，今日才見。姐姐請上，鬆壽拜見。」說著，倒身跪下。寶釵道：

「素仰兄弟年少英雄，今日丰標，果非虛語。」兄弟拜畢，又與秋瑞們拜見。汝湘過來說道：「壽哥！多年不見，可還認得？」鬆壽說：「一定是汝湘妹妹，昨日母親聽說妹妹回來，心中十分歡喜。」請過姨媽同老太太們安好，彼此讓坐暢談。

寶釵問：「大叔去後開兵沒有？近日軍情如何？」鬆壽道：「父親初到嶺南，各處官兵、土練尚未調集。雖見過一兩仗，搶回一兩處地方，總沒有得他緊要關口。父親聽說祝二叔叔同姐姐奉旨帶兵前去，心中很樂。差人來知會，說將彩妹妹姻事完結，交與夢玉，叫咱們星夜就去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亦為彩妹之事，不然我星夜兼程而去，豈肯耽擱。兄弟去見過二叔叔，趕著回去，料理完姻。還有珍珠、寶書、佩金三個姐姐，你去見個面兒。」鬆壽答應，告辭起身。夢玉道：「我有兩天沒有見叔叔，我與壽哥同去，姐姐准不准？」寶釵道：「有壽哥同去，我很放心。」夢玉大喜，同鬆壽坐快船去遊。寶釵叫住鬆壽道：「我有錦囊一個，兄弟佩在身邊，遇著急不可解之事，開看便知。」鬆壽接著，藏於襟內。汝湘道：「一天大雪，江山盡是粉妝玉砌。」

檢壽、夢玉離了座船，駕著快艇在雪浪中十分有趣。到祝筠處拜見，坐談一會。又到佩金、寶書、珍珠各船相敘，過到先鋒船同桂堂談講半日。是晚在先鋒座船過宿。次早，鬆壽欲上大船先回公館。夢玉要同到大船逛逛，鬆壽不便推卻，同夢玉坐上快船。乘著雪風，甚為凍冷，走了多會，已到大船。鬆壽靠住大船，將身往上一躍，跳上大船。夢玉也不比當年膽怯，學著鬆壽往上一躍。勁兒沒有使到，又是小船雪滑，只聽「撲咚」一聲溜下江去。鬆壽趕忙彎身來抓，沒有抓住。小船上眾人來搶，下去勢快，連衣角兒也抓不著一點。眾人一齊發喊，趕忙打撈。鬆壽急的兩腳亂跳，汗下如雨。忙吩咐家丁、水手，誰人救起玉大爺來，賞銀一千兩。眾水手雖是答應，正是風冷水急，誰肯下水打撈。

鬆壽望著滿江雪浪，只是急的要哭，不住喊叫「快些撈救」。

眾人慌亂，無可用力，上下人等急的要死。鬆壽忽然想起：「昨日寶姐姐給我錦囊一個，說是遇急不可解之事，開看便知。這件事豈非急不可解？」趕忙取出錦囊，急急開看，上面寫道：

夢玉應有虛驚，命不致死。速往下游二十里蘆堆處將船泊住。上岸向東南行去，不問遠近，聞有梅花香處，便有下列。

此行與壽弟大吉，可為預賀，速去勿遲！

鬆壽看畢驚喜交加，原來寶姐姐有先知神數，令人欽敬。

此時鬆壽麵色變憂為喜，吩咐「開船下去，見有蘆柴堆積之所，咱們灣住」。家丁、船家見大爺歡喜，不知是個什麼緣故，只得依著開船，不敢多問。

且不提鬆壽開船依令來尋之事。單說夢玉掉下江去，自問萬無生理。下面水勢甚急，四肢毫無用處，口鼻氣閉，不覺悠悠死去矣。可憐將個憐香惜玉風流子化作逐浪隨波夢裡人。

且說這沿江一帶俱是些漁戶人家，閒常俱以打魚為活。遇著生意平常，也就作些私商買賣。內中有個漁戶，名叫烏八，是個漏網巨盜。做了一起得意之事，拿著些金銀珠寶。夫妻兩個躲到這裡度日安享，打漁不過是名色而已，他老婆侯氏十分凶狠，烏八稍不如意，立刻鞭打不赦。因侯氏管的嚴緊，烏八在外不拘什麼事不敢隱瞞老婆。這日烏八在江口打魚，覺網中十分沉重。使勁拉上岸來，誰知網內是個死人。烏八見他面色尚有生氣，知是才下水的。又見衣履華麗，不是窮家子弟，趕忙將他覆在那塊大石上，讓他口中流水，又給他週身抖動，鬧了有個把時候，滿腹中水皆流盡，氣血漸通，鼻息中微微有氣。

烏八大喜，將他背到家來。走有半箭來路，背上之人已蘇。原來非別，就是夢玉大爺。

此時，夢玉不知這人是誰，背到那裡，心中正在思想。只見背到一座深樹林中，幾間茅屋，柴門緊閉。來到門邊，那人叫道：「大嫂開門！」裡面有婦人答應。夢玉見柴門開處，站著那婦人約有三十來年紀，抹著一臉脂粉，戴的金耳墜，繡紗包頭，身穿皮襖，手上銀甲、金釧。抬頭將夢玉瞅了幾眼，不覺大怒。不讓烏八進門，照臉兩掌，罵道：「死烏龜混帳雜種！那天我不在家，你去哄了人家孩子來，鬧了我一牀的屎。叫我洗了幾天，還沒有乾淨。你今日又到那裡將個小旦背了回來？你這雜種越發鬧的沒有王法，連我都不怕了！」說著，使勁又是兩個嘴巴，打的烏八眼中金星直冒，耳鳴不絕，趕著將夢玉放下地來。侯氏將烏八抓進門去，隨手將門關上。夢玉叫道：

「嫂子！你開門！我還有話說。」侯氏罵道：「不害臊的忘八羔子！不去相與有錢的冤大頭，你相與這個臭忘八，你算瞎了眼，倒了運！你快些給我滾蛋！」侯氏一路罵著，將烏八拉了進去。聽見裡面荊條棍子又痛打一頓。

夢玉站在雪中，冷風如割，內外上下被水浸透，結了一身冰甲，疼冷難忍。只得轉出樹林，一望盡是黃蘆衰草，銀海雪天，又看不出東西南北。遠遠看見一處有煙，想是人家，望煙走去。可憐正是寸步難行，在雪地下連跌帶爬，直鬧了半日，見幾棵老樹遮著三幾處人家，俱是柴門茅屋。夢玉急忙走到一家門首，將門亂敲。只見對面大樹背後，有兩人不住探出頭來觀望。

夢玉敲了一會，裡面有人開出門來，又是一個中年婦人。

夢玉不等他問，揀直走進門去。那婦人連忙攔住道：「你是誰？怎麼跑到我家來？快些出去，別要討臊！」夢玉道：「嫂子，我是掉下江去得命起來。不知這是那裡，我又找不著我的座船。」

週身上下實在冷的受不得，求嫂子可憐我，給我點熱茶兒喝喝，借我兩件衣服，換下這身上的冰衣，我才得命。我送嫂子這只金手鐲兒，先請收下。等著我家人來找，再重謝。」那婦人瞧見這隻手鐲，十分動火，又見夢玉說話光景甚是可憐，回頭向堂屋裡叫道：「大妹子來！」

夢玉見裡面走出一位十八九的姑娘，容光照人，竟與家中姐妹們一樣神情，很不像村莊婦女。身上雖是布衣，頗光鮮潔淨。走到門邊向夢玉看了幾眼，問道：「這是誰？」那婦人將剛才的話說了一遍。夢玉向姑娘哭道：「望姐姐可憐，救我！」那位姑娘本是一會中人，前世與夢玉亦有緣分，今日相逢不由他不動相救之念。說道：「我家姓孟，父母俱已過世，又無兄弟姐妹，孤身一人。這是我姑媽家的嫂子，表兄外出，我請來作伴。論理斷難容留男子，因你是遇難之人，不得不勉強相救。

但你姓什麼？是何等人家？不要哄我。」

夢玉心中歡喜，忍著凍將姓名來歷，直說到掉下江去，不知怎樣被那人救起，背回家去，叫他老婆打了出來，走到這裡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姑嫂兩人道：「原來是位公子！我瞧光景就知不是平等人家子弟。快請到裡面去脫衣服。」夢玉道：「嫂子不收這手鐲，我心不安。」孟姑娘道：「嫂子，領了大爺的盛意。」那婦人接在手中，十分歡喜。

三人來至堂中，讓夢玉到一間小屋裡。窗前有張小炕，很可安歇。姑嫂兩個端了熱水，叫他抹身洗臉，渾身上下脫了個乾淨。孟姑娘將父親遺下的衣服、鞋襪等項取出，叫他週身換過。夢玉又請嫂子給他篦過頭髮。先溫了一杯熱酒，給夢玉解寒。夢玉道：「姐姐、嫂子待我猶如手足，明日對寶姐姐說過，一定要請了回去。還沒有請教嫂子尊姓？」

婦人道：「我姓劉，我家做茶葉生理，本錢少，一年轉不過來。貪著這點利息，在外日多，回家日少。我總在這裡同大妹妹作伴。我這大妹妹名叫孟瑞麟，他父親是有名的禁軍教頭，掙過多少功勞。因老母無人看養，回家來不願做官，又無兒子，將一身本領盡傳了女兒。你瞧著大妹妹這樣兒，他真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但住在這裡，也從來沒有試過手段。我舅舅會演先天神數，他說大妹妹將來嫁一個富貴英雄公子，命中是個一品夫人。他的姻緣不用愁，自會找來。今年二十二歲，靜聽好音。

剛才聽你說姐姐妹妹怎麼英雄，怎麼利害，他想著見個面兒才好。」

夢玉道：「見面容易，但必須差個人到江口去找著我的兵船，通個信兒才得呢。」劉大奶奶道：「你放心，咱們這幾家攏共攏兒男人們都是一早到鎮上趕市，至晚方回。今晚上對他們說，明日早上江口就知道了。」夢玉道：「嫂子這屋裡燒著什麼香？若有若無很有個味兒。」瑞麟道：「想是窗前這樹六萼梅，這兩天被雪一壓，分外開的滿樹精神。」夢玉聽見大喜，忙將炕上小窗推開，見一樹玉梅，半在窗前半橫籬外，寒香沁骨，莫能言狀。不覺對梅大笑道：「不意今日又遇知己，正合著兩句道：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？」

劉大奶奶笑道：「我瞧你倒有個趣兒，我去溫杯酒，讓你賞梅。」夢玉道：「嫂子同姐妹待我如手足一樣，況且又是英雄姐姐，不比那扭兒捻兒的姑娘。溫杯酒咱們姐弟三個一堆兒賞個梅，不有趣嗎？」姑嫂應允，就在炕上擺設小桌，三人對梅而飲。劉大奶奶道：「我瞧你身上單薄，當著雪風不當玩的。又沒有別的衣服，依我說將那塊氈子披在身上擋個風兒，到底好些。」夢玉真個將氈子披在身上，四面圍住，笑道：「蘇武吞氈鬣雪，我今日披氈賞雪，苦樂竟隔天壤！」瑞麟瞧著這樣神氣，不住的抿口而笑。夢玉連飲幾杯，詩興大發，高聲吟道：

風景天然別，披氈勝似家。

不知今夜月，照雪照梅花？

夢玉三人正在吟詩暢飲，忽然柴門外喊聲大起，打門推籬，其勢凶勇。瑞麟解去棉裙，取了一條齊眉棍，趕到院中。那柴門已被推倒，搶進四五個人，手執大刀闊斧。瑞麟不等近身，使出一家門路，將棍一擺照著下身掃去，一邊打倒三個。有兩個拿刀使勁砍來，被瑞麟用棍一格，將兩般兵器打落地下。五個人轉身就跑。瑞麟追趕出去，見有多少人攔著去路。孟瑞麟舉棍向著為首一人當頭就打，那人將身一閃，趕忙拔出寶劍一場好殺。不知那賊人是那裡來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